

异乡人

L'Étranger

Albert Camus

[法] 加缪 著 张一乔 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异乡人

Albert Camus

[法] 加缪 著 张一乔 译

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异乡人 / (法) 加缪著; 张一乔译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9.3 (2019.6重印)

ISBN 978-7-213-09132-2

I. ①异… II. ①加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302102号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,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异乡人

YIXIANGREN

[法]加 缪 著 张一乔 译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责任编辑 钱 丛

责任校对 陈 春

封面设计 Mirro

电脑制版 刘 宽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4.75

字 数 73千字

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9132-2

定 价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。

目录

第一部 1

第二部 61

译后记 124

《异乡人》美国版 作者序 129

加缪年表 132

第一部

今天，妈妈走了。又或者是昨天，我也不清楚。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：“母歿。明日下葬。节哀顺变。”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。也许是昨天吧。

今天，妈妈走了。又或者是昨天，我也不清楚。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：“母歿。明日下葬。节哀顺变。”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。也许是昨天吧。

养老院在马悍沟，离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的路程。我坐两点钟的公交车过去，下午可到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为妈妈守灵，明天晚上再回来。我跟老板请两天的假，以这种理由他不可能拒绝我，然而他看起来还是不怎么情愿。我甚至跟他说：“这不是我的错。”他没有回话，让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应该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没理由感到抱歉，反倒是他才应该对我表达慰问。不过后天当他看到

我服丧时，大概就会向我致哀了。现在还有点像妈妈没过世一样，等葬礼过后，事情就告一段落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。

我搭两点的公交车。天气很热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在赛勒斯特的餐厅吃了饭。他们都替我感到难过，赛勒斯特跟我说：“毕竟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妈。”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一起送我到门口。我有点手忙脚乱的，因为得上艾曼纽勒那儿向他借黑领带和臂纱。几个月前他的伯父过世了。我跑着赶路，生怕错过公交车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心急、追赶，加上路途颠簸、汽油的味道、刺眼的阳光和路面反射的热气，我昏昏沉沉，一路上几乎都在睡觉。醒来时，我靠着一个军人，他对我微笑，并问我是否从很远的地方来。我只简短回了声“对”，好不必再继续聊下去。

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，我走路过去，到达时我想马上去看妈妈，可是门房说我得先去见院长。院长当时正在忙，所以我等了一会儿，门房在我等的同时继续攀谈着，然后我见到了院长，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我。他是

个矮小的老人，身上佩戴着荣誉勋章，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，跟我握手寒暄，久久不放，叫我不知怎么把手收回来。院长看了卷宗后对我说道：“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的，你是她唯一的支柱。”我以为他有责怪我的意思，便开始说明缘由，但他打断了我，“孩子，你不必解释这些。我看过你母亲的卷宗，你无力负担她的需求，她要人照护，你仅有一份微薄的薪水。而且她在这里比较开心。”我回答：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”他接着道：“你知道吗？她在这里交了朋友，是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，她可以跟他们分享同一个年代的话题。你年纪轻，她跟你在一起会觉得比较无趣。”这是事实。妈妈住家里时，每天只是沉默地看着我度过。初到养老院时，她经常哭，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；若是几个月后要再把她接走，她还是会难过，同样是不习惯使然。有点因为这样，过去一年我几乎没来看她，再加上来一趟我的整个周日就泡汤了，更别提还得买票、赶公交车和花上两小时的车程。

院长继续和我说话，可我几乎无心听下去。接着他说：“我想你一定想看看母亲吧。”我一语不发地站了起来，他便领着我往门口走去。在楼梯上他解释道：“我们将她

移到太平间，以免影响其他人。每次有院友过世，其他人都会不安个两三天，这会给他们造成困扰。”经过庭院时，老人家三五成群地在那里闲聊，就在我们穿过时突然静下来，直到我们走过之后，又继续在我们身后交谈，活像哑着嗓子的聒噪鹦鹉。院长在一栋小型建筑物门前停下：“我就不打扰你了，默尔索先生。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，我就在办公室里。原则上，葬礼的时间定在早上十点。我们设想如此一来，你便可以为往生者守灵。最后一件事：你母亲似乎经常对同伴提起，希望能采用宗教仪式下葬。我已自行做了安排，不过还是让你知道一下。”我向他道谢。妈妈虽然不是无神论者，在世时却从来没对宗教产生任何兴趣。

我开门走了进去，里面相当明亮，纯白色的石灰墙面，屋顶是透明的玻璃天窗。太平间里放着一排排的椅子，中央架着一具棺材，上头立着几根银亮的螺钉，仅浅浅地锁进深褐色的棺盖。棺木旁有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阿拉伯看护，头上戴着颜色鲜艳的头巾。

这时候，门房从我后头出现，他应该是跑着赶过来

的，说话有点气喘吁吁的：“棺盖只是暂时合上了，我这就把钉子取出来，让你看看她。”他正要靠近棺木时被我制止。“你不想看吗？”他问道。我回答：“不想。”他顿时愣在那儿，让我有些尴尬，觉得可能不该这样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着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语气中不带一丝责备，好像单纯只是好奇。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瞥见他嘴上白色的胡子动了动。接着他避开我的目光说：“我理解。”他的眼睛很美，是淡蓝色的，两颊红润。他为我搬了张椅子，然后坐在我后面。此时看护起身往门口走去，门房悄声告诉我：“她脸上长了疮。”我一时意会不过来，于是朝她望去，原来她整张脸罩着面纱，只露出眼睛，连鼻梁的地方也很平整，除了雪白的罩纱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她出去以后，门房对我说：“那么我就先离开了。”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手势，他最后还是没走，站在我后头，这样却让我不自在。黄昏的柔美阳光填满整个房间，两只大胡蜂停留在天窗上嗡嗡地叫。一股睡意朝我涌来，为了提振精神，我没转身就向门房问道：“您在这里待了很久吗？”他立刻回答：“五年。”仿佛一直在等待我的问话。

之后他便打开话匣子跟我聊起来。他以前从来没想到，余生会是在马悍沟的养老院当门房度过。他说自己六十四岁，是巴黎人，这时我打断他：“哦？您不是本地人吗？”不过我马上想起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，他曾跟我提起妈妈必须尽早下葬，因为平原的天气很热，尤其是这一带。这令他怀念起以前在巴黎的生活。在那里，守灵可以长达三天，有时四天；但在这里却完全没有时间，丧家还来不及接受噩耗，就得赶着把遗体送上灵车。一旁他的太太听到这些急忙提点他：“好了，别再说了，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跟先生说。”门房老先生脸一红，赶紧向我道歉。我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真的。”我觉得他所描述的既真实又有趣。

在这小小的太平间里，他对我说自己刚进来时也是院友，因为觉得身体还很硬朗，便自告奋勇担任门房。我指出虽然如此，总的来说他还是院友之一，他却不这么认为。我之前已经注意到，他会用“他们”“其他人”，偶尔还有“老人家”来称呼别人，尽管那些人当中有的甚至比他还要年轻。不过，他当然不一样，他可是门房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其他人受他管辖。

看护这时又回来了。夜晚瞬间降临，很快地，浓厚的夜色笼罩天窗。门房扭亮电灯开关，我在突然开启的灯光下，一时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请我到食堂用晚餐，但我并不觉得饿，所以他提议给我带杯欧蕾咖啡；我同意了，因为我很喜欢喝，不久他便端着个托盘回来。我喝完咖啡想抽根烟，却有点犹豫，不确定是否能在妈妈面前抽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我递给门房一根烟，我们一起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吗？您母亲的朋友也会过来为她守灵，这是惯例。我得去搬些椅子和准备一壶黑咖啡。”我问他可否关掉一盏灯，白墙反射的灯光让我眼睛很难受。他回答说没有办法，装置的设计便是如此——只能全开或全关。之后我就没再多注意他，只知道他忙进忙出排椅子，在其中一张上头摆了许多杯子，中间放着咖啡壶。工作完成后他在我对面，也就是妈妈的另一边坐下。看护坐在同一边的最里面，背对着我，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，但是从手臂的动作能猜出她是在打毛线。天气很舒服，咖啡暖了我的身子，夜晚的味道和花香从开着的门飘进来。我渐渐睁不开眼，打了会儿盹。

一阵窸窣声把我吵醒。因为刚刚合过眼，整个房间显得更白更亮了，眼前没有一点阴影，而每件摆设、每个角落和所有的线条，都越发利落得刺眼。妈妈的朋友们是这时候进来的，他们总共有十几个人，沉默地步入这令人目眩的灯光中。他们静悄悄地坐下，没有一张椅子发出声响。我仔细地打量每个人，不放过任何脸部或衣着的细节，然而这群人的静谧却让我感觉不到他们真实的存在。女院友几乎清一色穿着围裙，腰间绑了带子，她们鼓鼓的小腹越加明显。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女人老的时候肚子会是这么大。男院友大多很瘦，拄着拐杖。他们的脸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看不到眼睛，只看到皱纹凹陷处一点暗淡的微光。他们坐妥后，纷纷朝我拘谨地点点头。由于这些人双唇陷进没有牙齿的嘴巴里，我分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，还是在无意识地咂嘴。应该是打招呼吧。我发现他们全部围绕着门房坐在我对面，微微地摇头晃脑。霎时，我心中一股荒谬的感觉油然而生，仿佛他们是来审判我的。

忽然，一名女院友开始哭泣。她坐在第二排，被前面的女同伴挡住了，我看不清她的模样。她低声啜泣，

抽抽搭搭的，让我觉得好像永远停不下来，其他人却仿佛听不见一般。他们消沉、阴郁且静默，专注地盯着棺木、自己的拐杖或任何一样东西。女院友继续哭着，我非常讶异，因为我完全不认识她。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下去，可是又不敢告诉她。门房凑过去跟她说了两句，但她摇摇头，含糊地不知回答些什么，继续一阵一阵地哭着。门房过来坐到我旁边，沉默许久之后解释道：“她跟您母亲很要好。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，现在她只剩下她自己了。”

我无言以对，就这样过了良久，女院友呜咽的频率渐渐趋缓，又连续抽噎了一阵子，终于安静下来。我不再发困，只觉得腰酸背痛，很累。此刻是这群人的死寂叫我难受，仅偶尔会听见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奇特声音；长时间听下来，我猜出是其中几个老人在嘴里吸吮两颊所发出的怪声，他们自己则完全沉浸在思绪之中，一点也没察觉。我甚至觉得躺在中央的死者，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。不过现在我相信那只是我的错觉。我们喝了门房倒的咖啡，下半夜的事我已不太记得，印象中仅有一次我睁开眼睛，看到老人们全靠在彼此身上睡去，

除了其中一个，紧抓住拐杖，以手背支撑下巴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，仿佛正在等我醒过来。接着我又睡着了，最后是因为腰越来越不舒服才醒的。曙光开始从天窗洒下。有个老人醒过来并开始咳嗽不止，他把痰吐在一块大方格手帕里，每咳一次的骇人声音就像要呕出血来。他吵醒了其他人，门房告诉他们是时候离开了，于是他们站起身，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，他们个个面如死灰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出去之前，他们一一跟我握手道别。好似共度这完全没有交谈的一夜，竟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

熬夜让我很疲惫，门房带我到他房里稍做梳洗，我又喝了杯香甜的欧蕾咖啡。当我出门时，太阳已经升起，在分隔马悍沟和大海的丘陵上空，留下一抹抹红晕。从远方吹来的海风有淡淡的咸味，看得出一整天都会是好天气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到乡下走走了，我突然觉得，如果没有妈妈的事，出去散步踏青该有多么惬意。

虽然如此，我只能站在中庭里一棵梧桐树下，等待举行葬礼。清新的土壤味道扑鼻而来，让我睡意全消。我想起在办公室的同事，此时他们正起床准备上班，对我

而言，那永远是最痛苦的一刻。我的思绪停留在这些事情上没多久，便被建筑内传出的钟声打断。从窗外隐约看出里头先是一阵嘈杂与忙乱，然后再次恢复宁静。太阳又往天空正上方迈进一步，我的双脚被晒得发热。门房穿越庭院而来，说是院长要见我，于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，他让我签了几份文件。院长一身全黑，搭配条纹长裤，他边拿起电话边询问：“葬仪社的人已经到了很久了，我现在要请他们过来给棺木封钉，你要先见母亲最后一面吗？”我回说不用了。他听了以后压低声音在话筒里吩咐：“菲贾克，跟他们说可以了。”

院长告诉我他会参加葬礼，我对他表达谢意。他交叉双腿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告诉我除了驻院护士以外，只有我跟他会出席。依照养老院的惯例，院友是只守灵而不参加葬礼的，“这是基于人道考虑所做的决定。”他解释道。不过这次他特别答应让妈妈的一个老朋友也来为她送行：“他的名字是汤玛·菲赫兹。”说到这里，院长笑了，“他和你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，你了解吗？这种情感有点像两小无猜。在养老院里，大家常拿他们开玩笑，问菲赫兹说：‘你女朋友呢？’他听了总是会心一笑，他们两